林下筆記

三十三
卷之二十四
文獻指掌 十四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四

文獻指掌編目錄十四

分奉常寺

司宰監

成造都監

内贍寺

司導寺

司贍寺

内司玉牌

教養官

世子課譜紙

輔養官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四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未出身人通臺諫

宣祖六年李珥請依祖宗朝故事以未出身人通臺諫上議于大臣皆是其言允之

李青蓮爲冢宰

金時讓曰李青蓮後白爲冢宰門不受私謁雖名稱堪爲百執事者人或私托則必絶之惜人才者多病之其視惟貨其尙而門如市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朴淳引請疏

朴淳清介有志操以接引名士爲務流俗頗不悅及拜銓長累辭不拜命李珥曰當今時勢當褒輯清流靜以鎭物銓衡之任豈可委之於流俗公若固辭使小人操柄則是誤國也淳乃供職

李山海銓官

宣祖十四年李山海爲吏判謝病不出李珥往見勉以盡職報恩山海曰冢宰是一國重任我何以當之珥曰二品以上皆是闒茸充斥如公幸拜此職甚愜士望公何強辭及出視事不用請托門庭冷落如寒

士琪聞之曰汝受為政甚強可以救得世道哉幸矣十五年李珥秉銓三年以破朋黨恢公道革舊弊清仕路為務慎簡初仕及守宰西北人久不通顯珥以為不可以地拘始通臺憲宋翼弼列書畧干人以薦珥粘之窓間金長生since見而大驚請去之對曰此何妨退論人才是伊川之所不辭也

大司憲单望

大司憲有闕政廳以宰相多被戶曺推考可入望者只柳希春一人為啓上命单望注擬希春出肅以大司憲单望銓曺不以無前例回啓請堂郎罷職

陞拜兵判

宣祖二十五年陞拜李恒福刑曹判書亂中恒福以都承旨扈從至松都陞吏曹叅判後數日次平壤又敎曰李恒福志慮貞亮超然物表顚沛之際尤當大用何可拘以資歷即陞兵判

設統制使

二十六年以李舜臣爲三道統制使時舜臣以全羅左水使連破倭兵累蒙進秩朝議以三道水軍不相統攝特設統制使以授之

兩銓干囑之弊

金尚容遽曰士大夫私札之行於吏兵曹者已是可駭近日則婦女諺札行於兩銓至有以此得官者此習不止終必為亡國之兆也上不荅玉色甚厲左右縮頸重臣沈喜壽啓曰此事民間讙言已久臣亦聞之諸臣無不聞之特畏懼不敢言金尚容獨言之可謂鳳鳴朝陽上改容温諭

沿海出身分番

李恒福劄曰沿海各官出身武士分番相遞往來海障已編簿籍不容任意散漫行走其中或欲贏粮上京立仕本院奠遷轉之路者甚是矜悶平時武士為

兩界軍官者皆許仕本廳令依此規令三道主將凡身隷舟師者除受由休番在家之日外許其應番在官之日造冊列名轉報統制使本陣從事官一人專管許仕之事許日磨勘歲末移報本曹轉行本院置簿許仕仕滿者一依本院員例以次遷轉則庶有興起之路矣

五行宰相論功傳

光海時有好事者作五行宰相論功傳曰萬曆中我東規爲宏大百弊俱興趍事赴功之臣林然並進時則五行宰相出一日會于廷曰吾人適同會論功可

子皆曰諸水宰相曰西門遺利史起與嘆鄭國浚渠秦漢蒙利今日之功孰與我大火宰相曰陳鄭有災爟舜徒勤焦頭爛額我實滅之今日之功孰與我大木宰相曰楩楠櫲章欝若鄧林棟樑楹桷非我莫就今日之功孰與我大金宰相曰昆吾之精麗水之產爰範爰鑄為鎖為鑰今日之功孰與我大土宰相曰萬戶千門皆我之基金沙玉池皆我之献彼献石献布献鹽之微皆列于班今日之功孰與我大儀有納銀大夫借作學士聯裾而進揖宰相而坐曰諸公之功誠茂矣美矣然未盡善也死者可生賤者可貴出

入禁闥交驩卿相君御之鯖未足喩其珍孔方之兄未足比其神霜露在手滄桑易位子孰與我學士緇起曰不學而能無爲而成取人爲善久假不歸青錢萬串何羨於張鷟桂林一枝自況於郤詵從他笑罵好官我做子孰與我復有手持鐵券口漬盟血軒車騈闐自外猝至意氣揚揚哆口而言曰人敢殺氣天地反覆何知倫紀已饗其利何知是非已饗其榮形登譏閣許存宗社隆隆赫赫莫我敢當子謂何如於是宰相大夫學士逡巡避席而齊起曰太陽出矣爝火難爲功願無復言功

武科

古者無武科矣太宗朝始設文武科一等三人別賜皀蓋至世祖朝文科賜蓋武科賜旗武班不悅尋罷舊制官三品者不赴文科六品者不赴進士試而世祖朝堂上官赴試權花山攀宗親極品赴試永順君溥駙馬極品赴試河城君鄭顯祖也

武科之弊

仁祖十五年崔鳴吉劄曰廣取武士為國家莫大之弊出身多自來伍以致兵額日縮一也出身既多官爵不能遍及則反歸怨朝廷二也壬辰以後唯思廣

取試才大輕倖忝者衆農夫賤隷見其同類容易陞為兩班使生輕侮之心名器日輕人不安分三也近日言事者徒知一時赴防之為重而不恤後日之弊每以廣取為言臣心常非之西路設科雖出於不得已猶有太濫之嘆又欲於三南營曉校生試其武藝列名啓聞莫重科擧何可以一番試才而許其參榜且國家置校生使之讀書修身以助風化今未有教養之實而使之反儒就武豈不駭於人聽乎

雜科

譯科初試額数漢學二十三人蒙學倭學女真學各

四人漢學鄉試黃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覆試額
數漢學十三人蒙學倭學女真學各二人醫科初試
額數十八人覆試額數九人陰陽科初試額數天文
學十人地理學命課學各四人覆試額數天文學五
人地理學命課學各二人律科初試額數十八人覆
試額數九人大增廣則漢學蒙學倭學清學各加四
人覆試各加二人

不次注擬

仁祖元年命張顯光金集朴知誡不拘資格並授六
品官又命廢朝時直言被罪儒生趙慶起洪茂績金

堉趙絅姜鶴年朴知讓等二十三人除職超拜儒生
趙緩六品職先是抗疏陳廢母事竄配絕島故有是
命

遺勲宰書

改玉初金長生遺勲宰書曰爲今之計莫如絕倫係
關公道毋論彼此而惟賢是用校量長短而惟器是
適則百僚協寅期見至治不亦美哉

姻家破格例

以李貴爲資憲吏曹參判與金德誠有姻家親嫌而
破格例拜德誠執義自謫中召還

銓注不避先諱

昔有一宰相判銓部有名同其先諱者不爲擧擬於官爵鄭太和對一家人入銓地者戒之曰銓者衡平之謂也人臣代天秉衡何敢以一己之私事尼公朝可任之人乎先輩名流已多有非之者後進之人不可不知也

清白吏子孫收用

孝宗敎于吏兵曹曰名賢忠臣孝子清白吏子孫首先收用以表章之塁諫關國家之治亂守令係百里之苦樂尤不可不愼擇始政之日剔去私情務從公

道以副國人之望

銓官夾袋

林墰為吏判如有才行着聞者雖在寒遠必為之甄拔諷遴常置一冊子別錄人姓名隨其才器擬望雖已在夾袋中如有屬托輒曰吾國欲用之者今有言此非公道不敢擬以故門無車馬之喧人比之李後白

別設祭酒

孝宗朝別設成均祭酒二員不拘資級以宋時烈宋浚吉除授遂為儒林例職

兼帶祭酒問議

顯宗己亥命成均祭酒勿拘品秩時宋時烈兼帶祭酒與否因該曹啓問議大臣大臣等以爲議政仍兼大提學正二品仍兼大司成况此祭酒非常有之職待其人而始設品秩似不當拘也如其言

兩南監司面議大臣

十二年始定兩南監司問議大臣差出之規

北陵官本道差出之始

英宗五年禮參宋寅明奏曰咸鏡道八陵參奉以本道生進差出而仕滿則遽甚可矜當以濬源殿參奉

一窠作八陵陞遷階使本道擇差陵官滿三十朔報
仕吏曹陞璿源殿叅奉以開北人蔭仕之路上允之

罷歸享署内侍教官

正宗丁酉罷歸享署又罷内侍教官

相臣久任

黄喜二十四年尹弼商十六年尚震十五年洪應十
四年鄭光弼李浚慶並重卜各七年鄭昌孫沈連源
金在魯并各十一年尹殷輔十年李原盧思愼南衮
李惟清洪彦弼尹仁鏡盧守愼鄭太和並各九年趙
浚柳廷顯尹漑權轍鄭仁弘金壽恒并各八年孟思

誠申槩河演申叔舟韓致亨成俔柳洵朴淳柳永慶
申景禛宋寅明并各七年

將臣久任

訓將李浣十七年申景禛十五年金聖應十四年柳
赫然李基夏各十二年申汝哲八年具仁垕七年御
將金錫衍十八年柳赫然十四年李曙十二年守禦
使李時昉元斗杓各九年閔鎭遠申思喆趙觀彬各
七年摠戎使具仁墍九年李時言具聖任各八年金
重梡七年

外任久任

朴燁平安監司六年金藎國平安監司五年再任一年李慶祿濟州牧使八年朴毅長慶州府尹八年李時言平安兵使前後各四年李守一四拜北兵使前後在任十五年獨致績平安兵使五年

請久任責成

光海三年黃愼啓曰大小人官必久於其職然後可以責成譬猶樹木之根久著於土然後生意流通枝葉張旺雖有天下易生之物朝徙而暮移則必至於枯悴何能望其開花而結實乎我國官制循資遞遷故叅下之官惟以計日陞遷爲念叅上則遞易尤數

希望好官圖擬守令漫不知所職何事該司之官有同旅邸之閱客舊席不煖新手又生如是而可望其詳知顛末照管官務乎自今以後各司之官勿許遷動皆令久於其任如古者倉氏庫氏

寶錄廳題名序

李廷龜寶錄印出廳題名錄序曰我聖朝堯傳舜授二百餘年禮樂文物燦然可述國初首建春秋館以掌時政記而累朝信史俱藏乎此又重印三本分置于全星忠三州當曝以時奉直有制是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之遺意其為國史長遠計靡不周且謹乎

不幸壬辰之變三都金藉百年文獻盡入腥膻蹂躪之場顧此實錄徧秩極夥既不暇搬移於倉卒之際忠星二局及內館所藏皆付於賊燹嗚呼痛矣猶幸興王舊府被兵最後國史一本得免其災乃於兵戈播越之中亟命浮海西輸奉安於行在所金櫃秘跡宛然無缺殆天所以將啓中興默護陰相以壽一代不刊之典也歟鑾駕還都後首議補印廷論同辭聖念益懇而時詘未遑蓋累年矣遂掃斷諸冗決意開局始於癸卯七月功訖於丙午四月新印正本三件草本一件分藏于本館及寧邊之香山江陵之五臺

山安東之太白山舊本則藏於江華盖至此而無復遺憾矣

論史薦疏

肅宗二年崔錫鼎疏曰凡史薦之規既定新薦則遍問於曾經先生謂之回薦若有一人以為不可則并削其薦必待僉議歸一然後方為焚香而至以薦非其人必受其殃以為告天之辭此其事体何等重大而敢有一毫苟然之念以取欺天誤事之誅哉

讀書堂

世宗朝始設集賢殿聚文學之士培養數十年人才

草出尙憲朝衙夕直不專意讎讀遴年少才行者數
人許暇遊山讀書官給供具肆意於經史百家天文
地理醫藥卜筮淹貫該博無所不通將爲大用之地
前有辛碩祖權採南秀文後有申叔舟朴彭年成三
問河緯地崔恒朴元亨徐居正柳誠源姜希孟盧思
愼餘皆名士也比之登瀛成宗七年徐居正奏曰賜
暇文臣肄業於城內則交友來往歸家頻數心不能
專一世宗朝臣與申叔舟等讀書于山寺今亦使之
讀書于山寺爲便上可之修龍山廢寺命曺偉作記
并額讀書堂三字賜酒樂上謝箋加紅帕函封而隨

以女樂榮君賜又上巳仲秋重陽命遊仍賜酒樂時
人謂之文章接

史筆

金馹孫金海人字季雲李克墩爲完伯當成宗之喪
不進香載妓而行公書其事於史草克墩私請改之
公不從克墩啣之及修實錄遂起史禍

讀書堂記

曹偉記曰恭惟本朝列聖相承文治日臻我世宗神
思睿智卓越百王制作之妙動合神明以爲典章文
物非儒者莫可共之迺博選文章之士置集賢殿朝夕

講劘治道又以為研窮義理之奧妙博綜羣書之浩
穰非專業莫克始遣集賢文臣權採等三人特賜長
暇於山寺又遣申叔舟等六人文宗繼緒又遣洪應
等六人給暇於是人才之盛極於一時述作之美侔
擬中國今上即位首開藝文館尊崇儒術育養人才
視舊有加歲丙申復祖宗故事命蔡壽等六人賜暇
今春又命金勘等八人就藏義寺讀書饔人致餘酒
人設醴蹄遣中使賜賚焉中宗五年修龍山讀書堂
遴文士肄業先是世宗賜暇讀書于津寬寺後以藏
義寺賜集賢諸臣令讀書其中成宗移建於龍山名

曰湖堂至昏朝廢之上特命復設大選文學之士分番肄業頻遣中使宣醞命題賦詩於是文風大振

集賢殿宣醞

世宗設集賢殿揀文士兼帶經筵文翰之事悉委任之世祖丙子命罷集賢殿揀文臣稱兼藝文館成廟即位復設弘文館以本官兼經筵每賜宣醞令承旨對飲作堂于龍山江上分番讀書又於上巳中秋重陽佳節命遊郊外優賜酒樂

成遯齋金慕齋同賜暇

許篈曰成遯齋世昌金慕齋安國賜暇湖堂而成公

家素豪衾枕倶用行絲極華後慕彌素躬約性又不
喜奢布被木枕蕭然若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寢
抵明還家語夫人曰國卿若笑我之後則吾豈如是
抱愧乎亟命易以樸素之物乃敢同宿云

湖堂屛風亭

張維序曰國朝右文致治其簡選之重禮遇之隆至
湖堂而極矣非有臺省清署館閣雅望無以厠乎是
選賜暇之後廩給優異太官之珍小府之藏天閑上
乘玉珂雕鞍之錫翩翩自𨎍也旣月日有程課而或
中使賫黃封奉御題不時而至立責報章才非七步

往往不免窘蹟其榮則至矣顧其責重而其任實難也

槐院題名宴

李睟光曰槐院在景福宮光化門內有藏書閣置天朝誥勑諸書凡新官被選者題名閣下仍行大宴謂之題名宴自本院爲翰注者謂之西飛以槐院在東故也

崔岦爲承文提調

又曰承文院提調必極選當世文望之人以授之雖以崔岦之文才壬辰亂後始除提調而至於副提調

號爲公事提調例不過三四員而近來副提調多至十餘員

槐院田刺

舊例槐院新進必具弊袍破帽名之曰鬼眼夜詣先進家謁見是謂田刺然後方通仕路流例成俗朴泰漢獨舊然不爲田刺崔昌大嘆賞不已獨南九萬憂之曰此雖謬俗其来已久便成敬先進之古風而近聞朴喬伯一切以慢忽倨傲自以爲高致此習漸不可長云

寫字官之始

國初無寫字官而文官中善書者爲之後以文臣善書者鮮少故自宣祖朝無論士庶善書者付軍職冠帶常仕李海龍韓濩即其始也

李海龍眼力

李海龍眼力異常戊戌下詔使行時中朝人摽扨東使甚急晝以絆察夜不給燈火使臣等將採取物議撰寫奏文而憂悶不知所措有一寫官夜白李廷龜曰公若呼之則當試寫之寫畢廷龜曰君之眼力誠奇矣奈我不得見何其人俛首着眼於紙上字畫瞭然其人乃李海龍也官至司贍主簿子孫至今七八

代並以筆名相繼其業無一世間斷云

韓書評

遠接使鄭惟吉儐韓詔使世能于義州韓甚賞之謄

季達從來得其手迹示王弇州世貞弇州以爲可比

肩趙松雪屠長卿以爲怒猊抉石

儀賓兼醫提

成宗朝唐陽尉洪常拜內局提調儀賓之所未嘗有

盖異數也

聖痘

肅宗九年患痘疹症候甚重大醫諸人技窮不敢命

劑以方外醫人柳瑺付軍職入診又以原任大臣金錫胄素解醫理別入直瑺請用保元湯蓋痘症例劑而諸醫皆以用蔘劑為難都提調閔鼎重泣謂錫胄曰何無一言剖判錫胄曰痘候不輕不敢容易投藥鼎重厲聲顧首醫崔後泰曰汝輩官高祿厚不曾命一藥而以其出於柳瑺故難之國家存亡在此一着今日用藥我也非瑺也命取剉刀手劑藥煎進諸醫相顧失色果獲奇效遂得痊安瑺遂超二資以名醫鳴世瑺常曰當日之蔘效閔相公之功也

語各國言

鄭礥妙解諸國語嘗入中國琉球人來請學易即以琉球語教之諸國人在館者聞風來見各以其國語應之莫不驚駭稱以天人

文臣通事

宣祖接見天使時令通事傳言曰諒我國衷曲明奏皇上是所望於大人天使曰敢不贊襄通事未及解時李德馨侍坐即以贊襄啓達上奇之自是凡天使之來必有文臣通事

朴公習漢語

朴東亮學習華語從上接待天將日或十餘遣每當

酬酢必咨於公公嫺於辭令敏於周旋天將無不目屬之

名賢多習漢語

李元翼李景奭俱解漢語爲提調院官之来必以漢語酬酢金德承位望在中下而每兼漢學教授以其能漢語也

洪譯本末

譯官洪純彦豪俠好義少時赴京欲覩一世之國色袖數百兩銀子往花房有一女容姿果絕世而衣素服面帶羞澁之狀純彦怪而問之對曰身是士族婦

女而客中違失怙恃且喪一兄三喪方在淺土而歸
葬無策不獲已欲從養漢的賣身以謀營窆矣又問
曾經人否對曰今日始初來而未曾汚身耳純彥即
以手中銀與之曰用此則足以返櫬潔身歸葬好嫁
士族不顧即去其女人銘恩刻骨後嫁爲石尚書星
夫人每歲躬蚕手織爲緞緞首繡刺報恩緞三字及
純彥從宗系辨誣使赴京石星時爲禮部侍郎快許
竣事一日侍郎邀純彥盛供具以饋有一盛粧夫人
拜稽階下因升堂進爵純彥惶駭欲走避侍郎挽住
令受爵因細道其一通純彥辭退將渡江有人賫進

侍郞夫人手札及禮單報恩緞數十疋及其他珍玩不可勝數或恐其不受置之江干而去純彥不得已持歸以竣事功錄光國勳封唐城君後人名其所居巷爲報恩緞洞後壬辰倭亂時石星方爲本兵前後奏請兵械粮餉力主出施以成再造之績或意夫人內助之力

李相習漢語

李廷龜以能漢語常行御前通事之任甲午天將梁按察猝至闕下上蒼黃出接未及召譯官政院請急令李廷龜入侍廷龜時以翰善在直往復傳語甚纖

悉按察喜曰春坊學士能解華語若是耶

清語勸奬

顯宗六年司譯院啓曰丁丑之初本院清學無通話之人自備邊司抄得被擄贖還中曉解清語者屬之本司謂之清譯付祿差位其後本院清學之習熟清語者利其燕行輪次之類數亦頗投入近來被抄者多老死餘存只四人而其三即清學中投入者也備局之別設右官至令譯學投入事體不當本院方與備局相議盡以餘存者還屬清學矣其差任與付祿適見則許令仍存以勸奬學習之地何如從之

偶語廳

肅宗二十三年司譯院啓曰故左相閔鼎重爲都提調時設立偶語廳抄選各學中新進有將來者定訓長逐日教習如有赴京等第遞兒中作闕則以偶語優等者陞補故新進之人無不學習偶語而陞補等第者無非勸學成才之人實有其效矣丁卯年間以漢學偶語廳中十人別爲等第遞兒十人外不得參於等第者又三四十人故十人則補以等第三四十人則補以舊偶語分二廳使之赴京輪回其後又抄出新進二十餘人補以新偶語廳與清學偶語十五

人分二廳取義州灣上軍官一遞兒稱以別灣上輪
回赴京而漢學人多清學人少故漢偶語二次赴京
則清偶語一次赴京矣且偶語既自成數三廳故本
學五等第抄選時多有不由偶語而直得選入者事
之乖舛莫此爲甚且別灣上軍官以譯官定送事入
啓定奪之後自上又有蒙清兩學別樣勸習之特教
而別灣上一遞兒漢偶語與清偶語相爲輪回而蒙
學不得預焉蒙學方以此極爲失望事之掣肘俱爲
不便矣所謂新偶語舊偶語合爲一廳每當使行臨
時一體取才取其優等許令赴京之次一人許赴灣

上淸蒙學偶語人數旣多雖有多少之不齊亦不可

取舍於其間與漢偶語分三次輪回許赴灣上則似

無彼此稱寃之端自今後新爲定式施行何如

倭語

三十六年將通信于日本而譯官能言語者絶少放

釋崔尚嵲于謫中以送之東萊府使以爲辱國之人

不可復送遂起復韓後瑗而送之

蒙語

英宗十二年金在魯筵啓頃年權尚游令譯官李纉

劄錄以來其後纉庚更爲赴京用

此書對話於蒙人則彼此無不解通云今當盡棄舊書以此行用於科試及取才等事而亦自本院抄蒙譯中年少聰敏者十餘人學習其書令依使臣所達就其中别擇一人入送于鄭使之行使之廣加質問如有差誤亦即刊正以来以為勸課熟習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宗室封君

定宗二年命宗室朞大功之親皆令封君並與駙馬勿任以事從權道之言也

宗科

顯宗十年備局啓曰文武科試取翌年宗親明善以下講四書三經畫同文科只取四人一等陞三階二等加二階三等加一階賜宴慶賀者載在前續錄祖宗朝奬勸宗親意非偶然而此法之廢墜不行久矣請令該曹稟旨舉行

宗學

中宗九年命申宗室十五歲入學之禮侍講官閔壽千言禮無徃教而王子師傅就家教之非禮也上曰誠然矣廢朝時宗學雖廢然十五歲謁聖入學猶且不廢予亦親行此是古制也其令宗簿寺申明舉行

理學

金宏弼瑞興人字大猷以佔畢門徒戊午配濼川甲子加罪東方士人皆文詞為業其潛心性理之學自先生始常戴草笠垂蓮子纓靜處一室夜深不寐惟聞蓮纓抵書案有輕輕聲因知其尚觀書也家範內事以俾主之曰都主曰主饋曰主辭曰主庖外事以奴典之曰都典曰典辭曰典斷量才授任有賞有罰

奉常寺

太祖元年置奉常寺掌祭祀及議謚等事太宗九年改為典祀寺世宗三年復稱奉常寺命判事以下俱

以文官除之世祖十一年改定都提調一員

分奉常寺

太祖元年置司農寺掌耤田及祭酒醴陳設犧牲等事太宗元年稱典農寺後併於奉常寺稱分奉常寺

司宰監

趙浚曰當農之獵農失其業請籌鷄豚二場一令典廐署主之以奉祭祀之用一令司宰寺主之以供賓客之須

内贍寺

太祖元年置德泉庫太宗三年改為内贍寺掌諸宮

殿供上二品以上酒及倭野人供饋織造等事

司導寺

太祖元年置料物庫太宗元年改為供正庫後改為司導寺掌御廩米穀及內供芥醬等物

司贍寺

太宗朝置司贍署後改為寺掌造楮貨及外居奴婢貢布等事丙子亂後革罷屬於濟用監仁祖二十二年因鄭太和言復置提調以戶參例兼肅宗三十一年革罷屬於戶曹稱司贍色以版籍司郎廳一員兼管

内司玉牌

太祖朝大司憲南在上言曰内帑出納古者凡有内用上命内謁傳於承旨承旨更啓上前署下玉牌是其制也前朝之季内謁直下玉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願自今凡内用承旨親稟下都評議使司以革前日之弊

教養官

世祖嘗命梁誠之爲教養世子歴採經史及本朝實録可法可戒者以啓書成賜名諭善書命於書筵進讀

世子課講紙

舊例書筵以講紙記世子課誦生熟以供睿覽僚屬例爲互講以生爲熟者多丙寅尹煌爲輔德以其實無所假借且從容進戒曰讀書不熟則義理難明而無長進之期世子甚嚴憚之課講倍熟

輔養官

中宗十三年副提學趙光祖啓曰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雖待正位東宮乃設僚屬但擇賢宰相加定輔養官而或令承旨或史官或本館年少之官時時進見觀其遊戲而敎導之可也程子請以士大夫幼

子侍太子當使早歲有親士大夫之心也但不可急迫而已又曰擇宰相中賢德者使之親近薰炙以成德性可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吉凶安危之消長義理善惡之幾微反覆常說則雖不能盡解聞見習熟自然與智俱長隱然之中所益甚大又曰教養不可急迫當從容訓誨使之浸漸成就保養之人須責光成厚德之人仁祖三年張維劉曰元子春秋十有三歲若經一二年便到志學之歲閭巷童子夙成者亦能自勵向學況在元良之地責任何等關重而教迪之具疎濶乃爾每日循例一番講讀旣入宮中則起居

之節好樂之趣師傅不得知外人不得聞且其所講不過五七行尚不能浹洽淹貫如是而望其日就月將以造緝熙光明之域不難哉肅宗十五年權大運遂啓自前世子未及冊封之前例有輔養官元子方在襁褓中輔養官差出雖似大早外議皆以差出為當蓋雖無輔導訓養之道而服御飲食之際時時出入看護其所補益或勝於醫官矣睦來善曰古之太保之任為保其身體也雖不必備員若出數三員時時出入瞻仰則或有所益矣上曰輔養官別遴差出使之輪回出入而講學廳則姑為勿設可也

崔孤雲廟庭配享

李滉曰我朝從祀之典多有未諭者如崔孤雲徒尚文章諂佛又甚每見集中佛疏等作未嘗不深惡而痛絶之也得與文廟豈非辱先聖之甚乎李睟光曰余按高麗顯宗以致遠貽書太祖有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語爲密賛祖業功不可忘也特令從祀先聖廟庭此偶出於一時而因循不改焉厥後之議者取退溪此論而折衷之可矣俞棨曰聖人爲生民立萬世之敎萬世宗而師之崇報祀典其間羽翼斯道者亦得與俎豆之列雖以德以功之不同要皆出於萬

世之公而不容一時之私也所謂德如顏曾思孟克己復性以傳斯道是也所謂功如鄭玄馬融之徒抱六籍於灰燼之餘專門教授俾免淪絶是也自非然者雖名人哲士殆不得與焉所以尊聖道而重祀典也致遠之處身行事雖世代遼遠不能詳知夷考其大畧則卒多放迹於仙釋之間其於明聖學衛聖道之功蓋無聞也今以青松黄葉讖緯不經之說得配文廟使致遠有知必將赧顏於諸賢之列矣烏能服天下後世之公論乎

置太學

太祖六年經始太學相地于國都之東北陽崇敎坊
命驪興府院君閔霽治之七年成均館文廟成從享
諸賢一遵中國之制東國諸儒從祀依麗制命置學
田以供粢盛廩生徒賜復戶以應灑掃使令之役上
將親祀文宣王以祭酒閔安仁明習典禮命修樂器
建明倫堂于文廟北命成均館提調鄭道傳權近集
四品以下儒士讀習經史養賢庫成掌儒生供饋

文廟碑

太宗七年重建文廟先是定宗二年文廟火至是復
建仍命立碑于廟庭大提學卞季良所撰文廟碑文

曰歲甲戌太祖旣建都卽營廟學度地於都之東北隅山止土衍水環以流厥位面陽經始於丁丑之三月蕆事於戊寅之七月聖哲宗宇從祀廊序學在廟後凡爲屋大小以間計者九十六廟學之事備矣而火于庚辰及丁亥我殿下命卽廟之舊基而新之星山君李稷暨中軍摠制朴子青董其役四閱月而廟成

還給泮婢

太宗朝命以成均館婢之入於侍女者還屬本館初高麗安文成公裕納奴婢於泮宮至是有二婢以侍

女八內上偶問本貫對以實上曰古人納之予既不能乃反奪之耶立命出之

謁聖

自漢以來天子謁聖廟行再拜禮至明永樂中始行四拜禮逮後曰學校風化之原欲得經明行修之士爲教授閑居儒業者爲教導皆令學者常讀五經四書不許讀詞章誘掖奬勸有成効者擢以不次

謁聖服色

世宗即位初上將幸學問謁聖服色禮曹判書許稠奏曰謹稽古制唐用韠袍謁先聖韠袍雖未詳其制

度而疑今之絺紗袍也上曰絺紗袍臨群臣之服豈可
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袞冕以謁

圓點法

成宗二年命生進居泮者圓點滿一百五十日許赴
館試講一經通曉者隨才叙職明宗二年命館學儒
生圓點滿十五點以上許赴庭試

尊經閣記

徐居正尊經閣記曰天地至神非雨露風霆罔以成
功斯道至大非聖君明主罔以興化人性至善非讀
書窮理罔以就器況太學賢士之關而斯文根本之

地經者載道之器而道者聖人之心可不尊是經以
究聖人之心達是經以行聖人之道乎師儒而體此
則書無不讀理無不通而訓迪明矣賢士而體此則
窮理盡性明體適用而將大有施設矣聖人培養人
才扶持世道之機孰有過於此者乎

釋奠

成宗八年上幸成均館釋奠于文宣王仍行大射禮
九年酌獻于文宣王行養老乞言之禮諸臣各進陳
戒之辭上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墻惟此四失予所自警今諸老所言皆修身治國切

要之言予當服膺勿失也

文廟位版設櫝

二十年始設櫝櫝於文廟位版按文烈公趙憲封事中國文廟設主而無櫝云則我國位版之用櫝雖非中國之規而自成一制度矣

文廟設饌卓

始設饌卓于文廟從尹孝孫之言也先是世祖庚辰詳定所啓蘇軾言古者坐於席故籩豆長短簠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是使鬼神俯伏而就之也朱子亦曰夫子像設在堂

上而春秋釋奠陳籩豆簠簋於地是甚義理位高奠
卑古人所譏請自今各位并設卓子除布席之制至
是孝孫賀正于中朝還奏曰中朝之享先聖先師皆
設饌卓而我國席地而奠實違尊敬之意乞依皇朝
制而行之上從之按大提學洪貴達記曰五聖十哲
之祭有饌卓座有交椅位版有櫝實知館事廣川君
李克增爲之云豈孝孫始請之而克增終成之歟

兼大司成

仁祖元年以金長生爲成均司業鄭曄爲兼大司成

四年重刻卞季良所撰文廟碑竪于廟庭命李廷龜撰陰記曰壬辰倭乱文廟燬宣祖還都重營大成殿建於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東西夾室及諸學舍與正錄廳成焉張維曰唐以前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貞觀中房玄齡等定議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享玄齡此擧可謂有功於斯文十四年奉文廟位版于開元寺時上避兵于南漢太學生羅以俊與典僕鄭信國等奉五聖十哲位版達于行在遂權安于寺中進士来會者六人設食堂如太學時十五年李植尹墀申敏一等自南漢陪還

新来

古者制馭新来所以折豪士之氣嚴上下之分使就規矩也其微物魚稱龍鷄稱鳳酒則清稱聖濁稱賢初出官曰許叅纔過十餘日與之同坐則曰免新逮宣祖二年禁成均館侵困新来之戲初成均館以士之新登第入館者名曰新来多有侵虐之習至是儒臣李珥奏曰士之立朝宜先禮敬夫豪傑之士且不以科擧為念況可使之毁冠裂裳喪其威儀乎殊非以禮相接之道聞麗朝科擧不公多貴家子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曰紅粉人情憤激遂肇侵辱耳請禁

之由是其弊少衰

碧松飲

新恩以不恭得罪於三館則不得遊街又諸司先生多徵布物以爲飲宴之需春校書館先行之曰紅桃飲初夏藝文館行之曰薔薇飲夏時成均館行之名曰碧松飲

居齋增減

英宗朝增置太學儒生初居齋之儒常以二百人爲限盖國典也中間以經費不足減爲七十五人至是上命增之爲一百人

養賢庫

成均館掌教訓設養賢庫以館官兼之常養儒生二百人韓明澮啓建尊經閣藏經籍李克增啓搆典祀廳成俔亦啓建享官廳

闕里廟

大聖享祀按大明集禮漢時只有闕里廟後魏太和十三年始立廟於京師唐高祖武德二年於國子監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丘氏補及圖書編魏正始七年祀于辟雍云東國自麗初立廟於國子監三國史雖不言立廟而新羅聖德王時

奉安夫子像於太學則亦必有享禮矣唐開元二十七年尊爲王諡文宣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諡玄聖五年以玄字犯諱改稱至聖元武宗加諡大成我國亦遵用焉

五賢從祀

光海二年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從祀文廟先是趙憲東還封事曰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繼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繼明斯道而有扶世淑人之功李彥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顚扶危之力況如李滉集東儒之

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義廉耻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伏願殿下亟奬四賢列于從祀則庶乎褒崇嚮用而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起乎凡民矣報罷至是太學生任叔英等上疏曰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文元公臣李彦迪文純公臣李滉以命世之儒遠承不傳之緒出乎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前繼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語其志則堯舜君民誠可謂稀世之真儒百代

之宗師而尚闕崇報之典未享苾芬之祀則明時之
欠典士林之缺望孰有大於此者乎夫性溫才明篤
志力行沉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敬動
遵禮義奮乎絶學爲世儒宗則金宏弼之學鄭夢周
後一人耳而生並一世志同道合麗澤取義相與磨
礱明五經而究其歸趣講魯論而發其關鍵精深義
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鄭汝昌之學於斯文大矣哉
趙光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主敬涵泳本源研
窮者貫徹而愈明蓄養者崇深而愈厚紹緒乎洛閩
接響乎洙泗則其修己治人之方繼往開來之功眞

無讓於古聖人矣李彦迪英悟出人天姿近道持敬
切深大有定力講明體履於致知誠意之地操縱省
察於日用動靜之間五箴三省治己愈嚴十條八規
告君愈懇則宜其被中廟之嘉奬而比之於眞德秀
者也李滉姿稟超邁充養淵宏眞知實踐啓蘊發奧
啓蒙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之學以明朱書有
節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闡至于十圖之書
六條之疏無非明聖經闢異端之說則集四賢而大
成爲我東方之考亭者其不在斯人乎從之肅宗七
年金壽恒議曰庚戌五賢從祀時已行之禮考出於

日記者雖未免疎漏其時禮官及獻議大臣多是名臣碩輔其議論見識必不無稽如聖殿及東西廡各並行告祭新入從祀之位造位版分配兩廡設行奉安祭未奉安之前別為教文致祭家廟等事今依此行之而至於宋朝三賢事體自別家廟之祭固無可論亦不有教文而別為祭文以告則似不可已造成位版當在明倫堂而題版權安之後亦不可無告由之節但設祭具文以告將陞之意若在於此時則恐不必別為告由矣

每歲冬夏成均館儒生書紙爲闕字尊孔子爲王以東學爲復聖公之國南學爲述聖公之國中學爲宗聖公之國西學爲亞聖公之國以館中人注百官之職四學儒生來助祭者以詼諧爲題第其高下名曰天場及第其還都則初寓東齋後寓西齋太宗朝有內官馳奏曰成均儒生謀叛矣太宗曰此儒生古例也

僧科

試法禪宗講傳燈拈頌教宗講華嚴經各取三十人內侍別監奉命爲往今則禮曹郎廳往宗與判事掌

務傳法三人證義十人同坐試取入格者謂之大禪
禪宗則自大禪升中德中德升禪師禪師升大禪師
拜判事者謂之都大禪師教宗則自大禪升中德中
德升大德大德升大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師兩宗
分掌諸寺升中德者注差住持禪教宗備三望呈禮
曹禮曹移吏曹入啓受點

吏文

中廟時南袞始啓設吏文學官以六爲額辛丑金安
國建議漢吏學官以七員爲額謂之實官又設預差
三員

朴彭年詩

金宗瑞被誅設宴府中朴彭年作詩云廟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遲先王大業抽金櫃聖主鴻恩倒玉巵不樂胡爲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光廟愛此詩揭板後撤去爲忠淸監司不書臣字受祿不食封閉一庫其妻爲官婢守節終身其裔孫悳召大郞爲賤役府使朴應周落籍免役宣廟初除職

爲學之法

成廟冲年嗣位大諫金壽寧曰爲學之道如舟逆流

不日進則日退今經筵只御朝晝不御夕講恐非切磨及時之意論文詞曰高麗詩文詞麗氣富而體格生疎近代著述辭纖氣弱而義理精到

嘲釣叟詩

金時習有嘲釣叟二篇一嘲太公佐周室誅其君不能全君臣之大義一嘲子陵守區區之節不能補漢祖之中興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聖人之言辭簡而意豊浮屠之說辭煩而意虛同是獸也麋鹿來場則人共怪之犬羊居山則人共訝之抗

直補匡似苦而實甘吮舐阿承似安而終危近君子蔗境也接小人餦啄也

天地呼吸

天地呼吸冬至後爲呼夏至後爲吸此一年之呼吸子以後爲呼午以後爲吸此一日之呼吸也

六歲詩

金鱗亭蔚山人號河西六歲能詩有客指天爲題卽書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燾中間容萬物杞國何爲恐顚連

嶺南二邑石戰

安東金海二府之俗每遇正月十六日投石爲戲以較勝負正德庚午倭賊来寇防禦使黃衡柳聃年募二府善石者爲先鋒遂大破之